

通志臺經解

OC 12
9411
372





論語

朱子集註序說

後學 胡炳文 通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
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
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及長為委吏料量平

委吏一作季氏史索隱云一
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
孔子之生左

氏春秋不書但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二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己酉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
為司職吏畜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讀為犧義與杖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

田通曰此以後多用論語證以經證史也此二事論語無所見則證之孟子亦以經證史也

適周問禮於老子

語錄問何以問禮於老聃曰老子曾為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既反

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

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

公有聞韶問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子孟吾

政二事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

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

禮樂弟子彌眾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二公山不狃

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若子路

東周語之時是當他召聖人之時有這些好意思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好意思

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聖人待得重理會得一番他許多不好

又只在所以終不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

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

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

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季氏不肯

墮成圍之不克語錄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

定宇陳氏曰侵地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

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

上皆為十若此之速必須別討一箇事故且如不致膳亦不是大段失禮處

聖人便因此且求去○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為相也

與聞國政而已非為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孫既有所惑其不足與有為可知

也故不容 於不行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顏離由 適陳

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 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 既解還衛主

蘧伯玉家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

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

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

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 語錄夫子於

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子

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

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楚

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 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

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 通曰讀此者要看太史公書法

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干惟自他國反魯及在魯則歷歷書之豈以在他國則歲月無所考故不書邪然去衛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八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晚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慨歎之意於書法可見也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語錄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也便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能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與吾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為矣

刪詩正樂

有語大師及樂正之語

序易彖繫象說卦又言

有假我數

年之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率二人

弟子願回最賢也死後惟

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

有莫我知之歎

孔子作春秋

秋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語錄據陳恒事是獲麟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

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

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

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

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

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或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曰以何晏所敘

篇數考之則信為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為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

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家說中得之耳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

子以子稱

或問程子之說蓋出於柳宗元其言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考其死而後是書記其將

死之言則其去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爾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似夫子而師之後乃此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凡此柳氏之言其論曾子

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子惑焉以孟子考之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為此說此所以不著柳說而獨以程子為據也楊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為明驗至於閔損冉求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不之革也與○胡氏曰子者弟子稱其師之號此書記有子曾子之言皆不曰字而曰子故知其成於二子門人之手然夫子沒一時皆以有子之言似夫子又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豈二子之獨以子稱亦以是歟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

輔氏曰不過是尋行數墨之徒耳○陳氏曰是

全未有一字之得而草率不精之故也

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

語錄到這一二

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久自解踏着他關換了條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須知道那一句有契於心着實理會得那一句透如此推來推去方解有得今只恁地包單說道好如喫物事相似事事道好若問那般較好其好是如何却又不如此濟得甚事○輔氏曰是就其性之所進而偶有所感發焉者也如此則亦可以進矣○陳氏曰是已入得一線路子開明是一兩句之精也
有讀了後知好之者
輔氏曰好之則知其味矣如食五穀者既知其味則必嗜之也
有讀了後
○陳氏曰是已覺其中有趣味之可嗜而於書之大義甚精也

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輔氏曰嗜之而飽饜充足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是以見於

三舞足蹈也○陳氏曰是深有悟大趣味之無窮而全書之已精也然精亦豈容易可至哉是用了多少工夫積累而然○通曰按程子曰有字是說讀論語者有此四等人初有字是全無知者第二有字是略能知者第三有字是知而好之者第四有字是好而樂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些等人讀

了後又只是些等人便是不會讀

輔氏曰程子言雖近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所以

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變化月異而歲不同矣○通曰論語不過言身心上事未讀論語懵然不知吾身心之為非既讀論語便當悚然覺其非而從於是不然則自學而時習之以至無以知人也句句皆說他人事於吾心身略不相關雖讀猶不曾讀也程子警人之意深矣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

但覺意味深長

語錄所謂深長意味也別無說只是涵泳久自見得
○通曰須看意味深長四字味在論語味之者在我

論語朱子序說

論語卷第一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學而第一

語錄學而篇名取篇首兩字初無意義這是孔門弟子編集只把這箇作第一件所謂學者何學乎今之學有三謂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識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學子者學為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入之道而已爾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學之為言效也

熊氏曰按說文學字本作斲古學字從文或問以已之未知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之未能而效夫能者

通志堂

以求其能皆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

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語錄有問學而時習者曰今且理會學是學箇甚麼

然後理會時習蓋人只有一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是所以主張自家一身者學有多少事孟子只說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莆田黃氏曰人雖由氣以成形而氣原於理故曰人性皆善然氣無定形升降上下往來消息交互錯揉易於昏雜而難得清明故人之受是氣也亦通者少蔽者多通則謂之先覺故曰覺有先後也理寓氣中則未嘗變惟理不變故學可勝氣雖昏蔽之極者得先覺覺之則亦覺焉○陳氏曰所謂明善而復其初者其中極有涵養而兼知行而言非止知之便是復初也○通曰秦漢而後所謂學者記誦詞章而已無有說到性善者惟程夫子作顏子所好何學論必先從性善上說故朱子從之人性皆善天命之性也覺有先後氣質之性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或以所為為所行殊不知汝為周南召南集註曰為猶學也論語曰為之不厭孟子記夫子之言曰學不厭是以學字代為字集註於十五志學下曰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是以為字釋學字此曰效先覺之所為猶曰學先覺之所學也大學章句釋明德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曰明善而復其初是包大學許多工夫說物格知至即是明善意誠心正身修即是復其初

習鳥數音朔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或問說文習字从羽从白

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語錄只是這一般飛習只是飛了又飛○胡氏曰學之不已者學與習非二事也○馮氏曰習鳥鵲欲離巢而學飛之稱學習之於已習謂習其所學時時而習恐其忘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

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

矣或問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功

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是其習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澁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隳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人者是以中心油然而悅澤之味雖芻豢之悅於口不足以論其美矣此學之始也○語錄學到說時已自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佳不得○陳氏曰時時習之而無間斷則所學者熟趣味源源而出中心不期悅澤而進進自不能止○通曰熟則自然悅如充正秋也萬物之所悅也物到秋熟時自然有悅意論語揭此五字於一書之首以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只是學之不已學不已則熟熟則其進自不能已夫子之吾弗能已顏子之欲罷不能皆自不能已此則學之始也故集註下一進字其進自不能已是學之方長進處

重音平習也時復音亦思音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

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饒氏曰習字訓

重故重險謂之習坎○王氏曰前節是知上習後節是行上習○通曰謝氏

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莊晉反

立時習也謝氏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熊氏曰坐如尸立如齊出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

而信從者眾故可樂或問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吾獨

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人不得與於吾心之所同也如一人同食一人既飽而九人不下咽吾之所悅雖深亦曷能達於外邪今吾之墜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眾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為一己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其歡欣宣暢雖官商相宣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此學之中也又曰近者既至遠者畢來必學於吾之所學而求以復其初凡吾之所得而流於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說之則可以見夫性者萬

物之一原信乎其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矣○節初齊氏曰樂非幸人之信從於我也君子洞視天地萬物為一體況其同類之朋乎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物我之間

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或問非以樂為

天理流行蓋方於此樂見之在外也以爲積滿乎中而發越乎外爾說則方得於內而未能達於外也○饒氏曰說與樂皆是在中底今此樂字對上文說字而言則是主發散在外言之○通曰人性之善同一初也我既明善而復其初人亦皆明善而復其初豈不大可樂程子曰樂主發散在外聖賢無在外之樂說即樂之蘊於中樂即說之發於外者爾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緝紆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

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

所謂君子尹氏名焯字彥明河南人○語錄但心裏略有些子不平意便

愠了非勃然而怒之謂○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愠者一己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則樂不已知則不愠樂愠在物不在己至公而不私也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己之愠惟樂後方能進這

一步不樂則何以爲君子。饒氏曰朋是專指同類人是兼指眾人如上而君大夫亦是。少蘊葉氏曰喜怒均出於性發之不中節皆足以害性而怒尤甚悅生於喜慍生於怒知悅樂之正而未知慍之正猶未能不失其性也。通曰悅是喜意慍是含怒意喜怒樂三者皆情也皆性之發也能復其性之善而情亦無不善學。習之功大矣。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去聲不知而不慍者

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

正習之熟悅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

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或問人不知而處之泰然略無纖芥

之終也。語錄論語有云學而時習之至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爲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饒氏曰此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皆是效驗。通曰按集註舊本逆而難以下曰非信之篤養之厚而得之深不足以與此故惟成德者能之似重在不亦君子乎一句今定本德之所以成以下云云則又重在學而時習之一句故引程子之言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則重在第二節曰樂由說而後得則又重在第一節朱子之言即程子之意也然第一句時習二字最重故上文釋習字曰學之不已此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又曰不已於此見子朱子喫緊

教人處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上

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

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

必不好作亂也。語錄只是少有拂意便是犯不必至陵犯乃爲犯也。○

世俗一等庸暴氣象縱是有之終是罕見。到得龐惡大過可保其必無蓋孝弟之人占得好處多不好處少。饒氏曰孝弟順德也犯上是小不順底事作亂是大不順底事。馮氏曰心之和順或以義爭犯上恐亦有之而非其好爲之也不好犯上則必無作亂之事矣。通曰一也字兩者字皆句絕蓋下文者字即是上文人字世間有一等人喜好犯上者又有一等人喜好作亂者惟孝弟之人自然不喜好作此等人也。○語孟開卷便見得是春秋戰國之時犯上作

亂是春秋時氣象然未有孝弟者好為此爭奪
弑君是戰國時氣象然未有仁義者肯為此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

曰行仁語錄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句之實○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
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蓋孝弟

是仁裏面發出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
孝弟之一事也仁就性上說孝弟從事上說仁如水之原孝弟是水流底第一
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第三坎也問為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否曰只是
推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
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
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讓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仁者愛之理理是
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
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之理自仁出也然亦不可
離了愛去說仁昌黎博愛之謂仁是指情為性了周子說德愛曰仁猶曰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了○
黃氏曰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仁包四者故心德之名獨仁
足以當之○諸葛泰曰溺愛字則不知仁之體捨愛字則不知仁之用故即理

以明體仁以見理具於愛之所未發即愛以明用于見愛本於仁之所發見
無體何以見用無仁何以能愛因夫愛心之形而指夫在中之理故曰愛之理
於孟子首章又倒置其語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何也論語言為仁是以偏言
者言之故以愛之理在先孟子兼言仁義則以專言者言之故以心之德在先
然亦乃相發明而非有二也○通曰朱子是以心性情三字釋仁
之一字仁是性愛是情愛之理情根於性也心之德心統夫性也與者疑

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

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

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通曰上文是泛言為人此則
專言君子本立而道生又是

泛言君子凡事皆用力於根本孝弟為為
仁之本又專言君子之行仁孝弟為之本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

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

道充大孝弟行於家然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

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

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
 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
 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
 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
 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
 仁之本與

語錄為仁以孝弟為本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
 為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為仁以孝弟為本仁字是
 指其周徧及物者言之以仁為孝弟之本仁字是指其本體發用處言之二程
 子釋經非諸儒所能及伯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
 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叔子曰孝弟順德也
 順德二字又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意已具乎其中矣讀者不
 可以不深思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
 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
 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凡慈愛惻隱之心皆在所包固不止孝弟也猶
 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淮河濟言木而不曰梧檟楨

棘非有彼而無此也○通曰有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為孝弟之
 本譬之木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
 之所不及也集註
 備述之有意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
 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
 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
 之非仁則知仁矣

語錄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
 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或問聖門之學必以
 求仁為要語其所以行之者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
 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引二者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為急
 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永嘉陳氏曰辭色未嘗不欲溫和柔順但務
 巧令以媚人者必非誠實之士既下此等種子在心將來狐媚蠱毒皆此種子
 為之故聖門深戒○通曰剛毅木訥之質近仁巧言令色之心不仁蓋在外者
 唯務致飾以悅人在內者固已自失其所以為人夫上文好犯上作亂是剛惡

此是柔惡聖賢深惡焉上文鮮與未之有是以少對絕無此專言鮮則絕無矣非少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少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盡己之謂忠以實

之謂信

勿齋程氏曰程伯子曰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程叔子曰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以實是就言上據此實說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之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

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只省其身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

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

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

平聲按孟子奚暇治禮義哉下注云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倣此

曰為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習之際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為無非苟簡誠至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也哉○鄭舜舉曰凡與物接必省諸身合內外之道也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

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

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子思子可

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去聲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

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語錄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爾言省固非聖人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二者而已○馮氏曰曾子之於聖門最為晚出而卒傳夫子之道以其所守者約也夫子一貫之學所謂忠恕者如此曾子既領其旨故曰三省之此門人序其言先於諸弟子歟○通曰曾子早悟一貫之旨晚加三省之功愈可見其至誠不已之學蓋其所省者無非推己及人因人反己之事即其所謂忠恕者也或以為一唯在三省之後非矣按門人記曾子之言與首章夫子之言相似首章人不知指泛然之人而言此為

人之人亦泛言之首章言朋此亦言朋友首章言學子習此亦言傳習聖賢之所以為聖賢皆貴於學子之不已曾子獨得夫子之傳於此亦可見。饒氏曰士莫急於學故首章即以學言學莫大於求仁故二章三章皆以仁言為仁必以孝弟忠信為本故二章以孝弟言四章以忠信言修身之要盡於此矣故下章以治人之事繼之此為一書開卷之首

○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或問道者治之理也治者政教法令也為治之事也夫子以為政者之心而言非事也 千乘諸侯之國

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語錄自秦以來

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才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黃氏曰師說又以敬字惟畏字近之蓋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名畏則心主於一也。覺軒蔡氏曰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畏字亦當兼動靜此章敬字乃是主動而言 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乞逆

切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語錄敬事而信

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昭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修己以敬是最緊要處。輔氏曰左傳農隙杜氏註謂各隨時事之。問是也。前四章是為學之本此五者是治國之本也。 程子曰此言

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

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

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

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

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

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

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

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

楊氏名時字中立號龜山先生延平人○齊氏曰敬事而信以

身先之此道之說也古人未施敬而民敬未施信而民信以其平日所行有以表率於事之先也不傷財不害民以釋節與愛蓋欲道之以儉與慈也道之以儉則不輕於用其財道之以慈則不輕於用其力○永嘉陳氏曰治國有刑政禮樂紀綱文章萬目皆當開張此數條且論他存心處乃為政之本其他未暇及

胡氏名寅字明仲號致堂先生建安人

謂五者反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語錄此章須看

有能如此方能如此之意又看有能如此後又不可不知此之意反覆推之乃見曲折○通曰敬者聖學之本故下因乎上惟敬為最要不違農時者王道之本故上因乎下惟使民以時為最要上下相因皆有務本之意存焉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故又皆當以敬為主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去聲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眾謂

眾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

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

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去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

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

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實有餘力而不學

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

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

之於野而已

洪氏名興祖字慶善丹陽人○語錄人須是考詩書及前言

錯○饒氏曰集註三說不同尹氏說得文字全輕洪氏說得文字差重朱子說得文字極重三者互相發明若但知文之為輕而不知其為重則將有廢學之

弊故不得不交致抑揚之意○通曰學文以六事為先六事以孝弟為先蓋孔子為人弟子者言也然必欲盡行此六事而後學文行之不給則恐終無學文之時矣行有餘力者亦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畢然後學文也又按熊氏謂此章是小學自孝弟忠信入故先行而後文子以四教是大學自格物致知入故先文而後行蓋以弟子二字專為小學之事然則十五入大學者獨非為人弟為人子者乎大抵聖人教人力行必以學文為先故為弟子之職者力有餘則便當以學文為重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子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賢人之賢而易其好

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

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子求如

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

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

語錄問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集註何故取范氏好色之說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則古人之言其以德色相為消長也舊矣故范氏之說為長○饒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也尊賢取友雖均屬朋友之倫而賢賢尤重

○游氏曰三代之

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

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

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

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

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吳氏名棫字才老建安人○胡氏曰以未學為生質之美有限而學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抑揚之有偏也○黃氏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造其極者也然子夏專用力於人之所重曾

子尤致意於人之所輕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行而兼傳習則曾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通曰此篇以學為先故言學者凡五第一章學字是兼知行而言上章則以學文是以行為重而知未嘗輕此章雖曰未學是以行為重而知則全輕矣所以集註曰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

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語錄問既曰君不威曰此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聖賢所言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去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

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

復有物乎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真氏曰論語止言忠信子思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子思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其義一也○馮氏曰忠主於存心信主於接物忠信則重厚威嚴而所學區矣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上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

損語錄問必擇勝己者為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為不如己而不吾友矣曰但不可求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我去求勝己者為友則不如己者又來求我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上聲故

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

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語錄最要在速

過若今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
畏難過了日子○通曰此過也而集註以為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
理為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為
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為惡○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

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

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

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音告以善道故

以過勿憚改終焉黃氏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

改過則其德進○通曰習俗之薄而重厚者少學
問之疎而能友勝己速改過者尤少此學者之深病也首三不字是直指其病
後毋字勿字是欲禁止其病中間王忠信三字所以藥之也未有誠於中而薄

於外者未有其學欲實有諸己而於友不求勝己者未有存心不自欺而有過
肯自怒者故學者之心當以是為主焉屋無主人屋所有皆虛人不主忠信人
所為
皆虛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

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去聲也而

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

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

也語錄只是專主喪祭而言若把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是喪祭上推亦

是老少事○齊氏曰既沒曰死既葬曰亡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厚之至

也朱子曰忽略遺忘薄俗之常吾不與以俱靡而慎之追之以盡吾誠敬則人
亦孰無是心哉其感化也吾以身率彼以心感而不自知其守之速也○通曰
右註云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之蓋
喪罕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罕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多如

此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者爾非有增益之也上章曰重此章曰厚門人類記曾子之言有似於夫子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音岡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

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

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真氏曰只一字不足以盡溫之義必兼二字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

易直也語錄易如平易之易直如白直之直恭莊敬也真氏曰莊主容貌而言言敬主內心而言儉節

制也真氏曰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讓謙遜也真氏曰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及人五者

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少穎林氏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堯曰欽明

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

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

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

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勉學也語錄聖人之德無所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此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底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者此五字是如何氣象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來就問底意令人却無非是求學者且去理會不求底道理乃好○或問子貢謂夫子之求之是就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之未嘗求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

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

如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

命道通卷一

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去聲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

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

乎通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夫子中和氣象也子貢言溫而不言厲

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所謂威皆未足以盡盛德之

形容不過以其得明國政姑以其光輝接物者言爾必如緩來動和等語乃是

以見夫子過化存仁之妙異時子貢非此時之子貢矣按饒氏謂此即聖人中

和氣象又曰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說三亦字皆微寓抑揚之意

夫苟是中和氣象則謝氏不當亦字以謝氏為微寓抑揚之意則其不足以

盡中和之氣象明矣饒氏前張敬夫曰夫子至於是邦必聞

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

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

之是以終不能用耳敬夫名棫號南軒先生廣漢人○馮氏曰是時

若知愛其德而不得

明事世亦可知矣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

故觀此足以知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

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

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

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語錄父

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

自有與父不同者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底事雖

在所當改但遽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須三年之後徐改之

便不覺若夫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

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存得不忍之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為孝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游氏則於事理上說得聖人語意出○通曰所當改以事言可未改以時言不忍改以心言按朱子曰此章是言父有不善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孟獻子自是賢者莊子能不改其所行所以為難先儒以為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難能也饒氏熊氏引莊子之孝以釋此章誤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且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節文儀則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儀謂容儀有桀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是箇骨子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胡氏曰天理其體故先節而後文人事其用故先儀而後則和者

從七容反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

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語錄至嚴之中

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看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乃安不如此便不安便是不和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行得自然如此不致有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覺軒蔡氏曰有子專以禮之用言朱子兼以禮之體言論禮之用固以和為貴論禮之體則禮中本有自然之和若謂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禮與和成一物矣朱子所以因有子言禮之用而以禮之體發其所未發可謂有巧於上經矣○饒氏曰有子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為發明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

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

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語錄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纒

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

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

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語錄勝只是爭些子禮

纒勝些子便是流了。輔氏曰舊以有所不行一句承上文說至程

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

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

本矣范氏名祖禹字淳夫成都人。語錄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

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推將去。

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言禮之全體蓋禮樂無二本禮之和處即樂也。通曰須要看集註前一節分

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熊氏曰程范兼

言禮之後一節獨說全體是如何蓋有子但言禮之用集註則謂禮之用所以從

和固不可便指為樂是禮中之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

四士二此是樂之有節處樂中之禮也便見禮樂不相離

愚謂嚴而

容不迫者其體之嚴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也人心安之亦自然從容而不迫

是因有子之言用而推原其體也後總說禮之全體則包前所謂體用者在其

中矣如天高地下合同而化便是嚴而泰如日時陰陽冲和有節氣有中氣此

便是和而節此固自然之理而禮之全體如此也然禮之全體嚴者未嘗不泰

人則有嚴而失其中者矣未免倚於嚴之一偏不可行矣禮之全體和者未嘗

不節人則有和而失其正者矣未免倚於和之一偏亦不可行矣一偏字與全

體字相反夫其體之全也本如此而人之偏也

乃如此人之於禮有毫釐之差則失之故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其近於禮遠取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誠言也亦致敬也禮節

文也黃氏曰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實也約

者也。胡氏曰信為約信恭為致敬。指人之

體也。通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宜禮者

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義。著亦非

嘗輕下

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

一字也

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取履矣語錄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能

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有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所依者不失其可

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或問因之為依勢之敵而交之淺若諸葛之依劉表是也宗之

為主彼尊我賤而以為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玉顏淵由是也所依而失其親若未甚害也所宗而失其親則其為害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後日有時而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因也必求不失其親焉則異日所宗無失所親之患矣此言人之言行去聲交際皆

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語錄問惡言是約信行是致敬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皆交際也言可復便

是行此一節須用兩截看上面一截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是交際之初合下便自量到底下面一截言可復也遠取辱亦可宗乃是久後到底無弊之效○定字陳氏曰謹之於始說上三句慮其所終說下三句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

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通曰有子言近於禮義而集註言必合其且必中其節是補有子之所不及先儒謂

親猶近也因其所以為信而不失其近於義因其所以為恭而不失其近於禮集註初本從之今改本如此正先儒之所未是因仍苟且四字只是一且字所

謂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纔與人約便有失信之幾纔致敬於人便有失禮之幾纔以我依人便有失我之幾三者皆不可着且之一字其始曰且如此則其後也之失有不可勝悔者矣與其悔於終孰若謹之於始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通曰上文子貢之答子禽只為不合下一求字士纔有所

求於外則志便不立故必無所求於彼然後有所好於此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

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馮氏曰事所從事謂學也末事於學不以外慮移其心既事於學不使言語浮其行然後

見其好學之實○饒氏曰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然猶不敢自是必就有

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語錄不求安飽是其存心處敏事謹言是

其用工處然須就正方得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無許多工夫雖欲就正有道亦徒然凡言道者皆謂

通志堂

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通曰學而篇言道者三前兩道字以此一道字切父之道

是父之所由先王之道是先王之所由故集註獨於此釋之曰人之所共由道猶路然人所由者謂之非路不可不若人之所共由者則大路也

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

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

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語錄楊氏以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

故獨潔其身以自高然不知義者制事之宜處人倫事物各當其所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己而已使人皆如此潔身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墨氏見世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而盡愛之然不知仁者心無不溥遍而施則有差等心皆溥遍者仁也其理一施有差等者仁中義也其分殊今親親與仁民同是待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學者所以必求正於有道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

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

輔氏曰為貧所勝則氣隨以歉而為卑屈故多求而諂為富所勝則氣隨以盈

而為矜肆故有恃而驕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

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

體胖

步丹反

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

上聲

善樂循理而亦

不自知其富矣

安處善樂循理出董仲舒業

子貢貧殖甚先貧而後富

而常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

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語錄子貢幼年也是把貧富然當事了又曰子貢於此

然是用工夫聖人更推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於就貧富上說凡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濶在○馮氏曰無諂無驕則貧富知自守矣

然猶有所用力焉力少不逮則諂驕復形樂且好禮則貧富兩忘矣蓋知樂天循理而無復事於人為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

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

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

之語錄所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與好禮自是說切磋琢磨磨精而益精爾○或問大學傳引此詩以道學自修釋之與此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

如切如琢樂好禮為如磋如磨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子貢言無諂驕夫

子言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

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磋琢磨磨治之已精而益致其精者其此之謂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

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

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

求造七到道之極致亦不可務於虛遠而不察切已

之實病也語錄告以所已言謂處其富之道知其所未言謂學問之功○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

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謂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今之引詩乃言學之踈密○馮氏曰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聞夫子之言又引是詩以明之古者自六籍

之外無書可以據援然易精深書弘大禮樂局於名教春秋隱於褒貶解可引

用惟詩切於人情又多比興旁通倫類故從政專對與觀羣怨皆取諸此此士

君子以能言詩為貴也然則不通倫類者不足以言詩矣○又曰一聞夫子之

言遂悟衛風之旨所以為賜也達○通曰既切而復磋既琢而復磨學者不可

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子貢引詩是發夫子言外之意也不切則磋無

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學者不可騫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集註又因子

貢之引詩而發言外之意也常人二者之病與學者切已之實病當看兩病字

若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諂富者病驕必除諂驕之病然後可到樂與好禮地

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病固多必先除切己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

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此為患也饒氏曰不患人之不知即首章人不知

而不愠之意皆是要人為己○熊氏曰知人亦致知之事不求人知猶首章之意此類凡四出里仁為鄰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為可知也憲問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衛靈篇君子病無能為不病人之不己知也○通曰始之以人不知而不愠終之以不患人之不己知此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之以不亦君子乎終之以無以為君子也始則結之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之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書終始也門人紀之豈無意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馮氏曰篇目次第亦略有意義前論學學然後從政故因論為政以德篇而次焉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

得於心而不失也通曰按集註初改本云行道而有得於心後定本云

扇一柄謂泳曰便如此扇既得之而復失之如無此扇一般所以解德字用不失字愚切謂此五字有二意一則是得於有生之初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二則得於昨日者不可失之於今日蓋不失二字自有工夫在焉集註改本之精也如此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

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或問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如屋脊謂之屋極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更迭隱見若遠而歸向之也○語錄北辰是那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問北極動不動曰也動只動得不覺如射糖盤子北辰便是中央樁子極星便是近樁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樁子便轉得不覺流有中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在管弦上轉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乙常居其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各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邵子曰地無石之處皆土也天無星

之處皆辰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饒氏曰北辰居

其所是無為之象眾星共之是天下歸之之象○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語錄為

不是欲以德去為政只如為政有德相似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以德則自然感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輔氏曰為政以德非不為也循天下之理而行

其所無事也不能以德為政而遠欲無為則是怠惰廢弛而已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

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

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通曰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所以

正人之不正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皆所以得於心而不失也古之為政者皆自正心誠意推出來故無為而人自化後之為政者不知以修身為本而欲

家齊國治天下平難矣故所為愈勞而效欲逸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馮氏曰蔽斷也

讀如官占于先蔽志之蔽思無邪魯頌駉音高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

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

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語錄性情是貼思正是貼無邪與做時文相似或問思無邪莫是作詩者

發於性情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性情之正若桑中蟋蟀等詩謂之性情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爾○饒氏曰諸家皆謂作詩

者如此獨集註以為詩之功用能使學者如此夫子恐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欲使人之歸於正故於其中揭此一句以示人學者知此則有

以識讀詩之意矣○通曰須看此一句字八六經中無一字一句不切於人之日用者詩於人情為易入蓋不出於人之情性故其用能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也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

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

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黃氏曰直指者非微

婉全體者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洪氏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觀詩之法取詩之一言以蔽三百篇之義夫子觀詩之法

○程

通志堂

子曰思無邪者誠也

語錄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世人有修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至於思無邪斯

可謂誠○通曰每讀集註至此不能無疑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聖人事夫子言詩之用不應遽以聖人望人集註所以引此者蓋謂所思自然無邪誠也聖人事也讀詩而可使之思無邪誠之也學者事也集註引程子之言即繼之以學必務知要益可見也

學者必務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通曰思無邪是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道守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

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

胡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

格至也言躬行

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

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

於善也

語錄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之不齊雖是感之以德

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也

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

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

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

然政刑能使民遠

去聲罪而巴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

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

探其本也

語錄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好底但不

禮所以有此言聖人為天下何曾廢刑政來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禮而無刑政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如說齊之以德道之以禮便不是了○馮氏曰古之治民者以德禮示之於先其或有違者以刑政防之於後後之治民者以政刑檢制其民而德禮之不修苟極其教不過使民遠罪而已欲其遷善而不自知難哉禮緇衣篇亦記之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避心其指未大異也而精密則有間矣○通曰此篇第一章曰為政以德政與德為一此章分政與德為二前章專言古之為政者皆自躬行中流出此章則言後之為政者但知導之以法制禁令而不能躬行以率之也故言政刑不如德禮之效如此而集註以相為終始合言於先又以本末分言於後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

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語錄

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于學果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語錄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動搖不

得如富貴貧賤威武是也志方是趨向恁去求討未得至此則得而守之無用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

矣語錄孟子四十不動心與四十而不惑相似○或問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辨

無不判然於胸中○陳氏曰至此則豁然如大明中觀萬象所知者益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語錄不惑

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便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事事物物上須知他本源處譬如一溪先知得溪中有水後知水發源處或問天道流行賦于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為性性之所具為理名殊而實一也學子至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理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理性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語錄聽最是人所不着力

處今聖人凡耳中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是於所知至極而精熟徹表徹裏故聲纔入心便通是非判然其貫通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纔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内外自相扞格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

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

去聲語錄聖人下同也表裏精粗

無不昭徹其體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也

程子曰孔子生而

知之者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

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

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

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

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

語錄立是

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工夫處不感知天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

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爾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路不

是到七十歲便畫住了伊川做說說聖人不到十年方一進亦不解懸空說這一段大槩聖人元是箇聖人了

他自恁地實做將去他底志學字立不惑異乎眾

人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

進焉至於一症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

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語錄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

日用之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為為不要埋沒了他如修齊治平皆要此心為之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陳氏曰從心所欲不踰矩謂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即中庸所謂不勉而中地位○饒氏曰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立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則見得此矩十分透

徹從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也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圓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方則有廉隅界限截然定而不易智欲其圓行欲其方故以矩言之矩即義以方外是也胡氏云體即道用即義義字正為矩字而發又曰聖人言此二以示

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

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輔氏曰亟者則躡等而進急者則半途而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逐級而進

急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通曰朱子曰循循然而無敢怠汲汲然而無欲速正將此二者互說愚謂聖人生知

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

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

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

而姑為是退托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上語錄聖人

此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亦必是有這般意思聖人自覺有進處故如此說人窺測他不得也○馮氏曰此夫子自述其終身進德之序如此非若他人

之想像億度也。不以血氣之盛衰為消長，不以外物之得喪為作輟。所謂死而後已者，此夫子之所以為聖也。○通曰：論語僅言心者三，無所用心，愚不肖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賢人之心也。此所謂心，聖人之心也。自堯舜以至夫子，聖聖相傳，只傳此心。夫子年十五時，其心已自期於聖人；到七十時，其心猶不敢自謂是聖人。若心實自聖而始為是，退托聖人之心哉。要之志學者，此心所向之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而然不踰矩者，此心此理渾乎為一。而有莫測其然者矣。十年一進聖人之心，聖人自知之故，即其近似以語學者，欲學者皆心夫聖人之心也。忘者不用其心，如何到聖處，助者亟用其心，亦如何便到聖處。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忘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魯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子孫即

仲孫也。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其後加以孫字，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為孟者，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

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杜預作公子譜云：仲慶父弑君，故改為孟。

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輔氏曰：此

理字即指前不肯於理之理字言也。禮是先天據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

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

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

為聖人之言也。陳氏曰：須熟究以禮事親之正意，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為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能一於禮，其中節文纖悉委

曲是，多少事皆不可不講也。○甫田黃氏曰：若不胡氏曰：之欲孝。

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去聲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語錄為所得為只是合做底大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合做底孔子當初就三家僭禮上說未有胡氏說底意思然就今論之有一般人因陋就簡不能以禮事其親又有一般人牽於私意却不合禮大抵聖人之言皆人所通行得底生事葬祭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却是警聖人胡氏此條意亦全警不得為而為之者爾○通曰夫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胡氏所謂得為而不為儉而固也所謂不得為而為之奢而不遜也禮者理之節文節所以節其太過文所以文其不及春秋之時過於文而失於節往往皆不得為而為之者此夫子所以拳拳告懿子以禮而顏淵之厚葬則又深以責門人也○齊氏曰說與何忌孟僖子之子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二十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時孔子年二十四哀十一年孟僖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以與齊戰季孫曰須也弱註謂其年少則為孔子御者必在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僖子歿且二十六年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僖子嘗令二子學禮孔子不過即其垂歿所命以教其子爾禮者天理之節魯因周公以大勳勞得賜天子禮樂而習於僭殯而設撥祭而雍徹事生之僭可想矣非不欲以尊親也而不知適以陷

其親於惡使懿子不違其親之命而悉以孔子所教生事而死葬祭之則凡其所用皆親所得為而僖子之心慰矣而崇之何其不然也聖人言不迫切而意深到學者所宜細玩○通曰按集註以為夫子語意渾然若不專為三家發者如齊氏之說則若專為孟懿子言矣愚切謂無違二字含蓄未露未便謂無違於禮亦未便謂無違乎親之令姑以發懿子之問爾而懿子不能問於是生事葬祭無違乎禮者言之僖子遺命使懿子學禮於夫子夫子以禮告之固切於懿子然亦未嘗不切於夫人之子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馮氏曰說文疾加曰病夫子告之以

六十一百六十三 言言通卷一 二一七 卜奇

疾而不及病其訓嚴矣。饒氏曰集註曰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當看凡字不獨謹疾而已。○定宇陳氏曰謹疾固是守身不失其身又守身之大者也。○通曰人之身即父母之身也。人子獨不能體父母之心者何哉。父母之於子無疾則憂其有以致疾疾則憂其成病人子體此而不貽父母之憂亦庶乎孝矣。夫子聖人也於疾且慎況凡為人子者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吳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許六反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其言不敬之罪所以深懲言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

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

以是深懲言發之也。語錄子游是箇簡易人如洒掃應對便忽略了如喪致乎哀而止便見於節文有未至。○饒氏曰集

註養犬馬者何異者字即是人字是謂能養比能看兩能字便見是說養親之人與養犬馬之人言養親不能敬則與養犬馬之人無分別非謂父母與犬馬無別也。○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通曰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是泛言人之於人孔子此言且專言子之於父母人之於人愛而不敬是以獸畜人子於父母愛而不敬則其能愛親者與愛犬馬者無別其言固有等差也。子游問孝而夫子獨指今之孝者言之蓋謂今之孝者如此以見古之孝者不如此也。古之孝者愛敬盡於事親今之孝者往往愛踰於敬故甚言以傷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

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

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

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

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語錄：人子胃中纔有些子不愛其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為愛親之際，色為難也。○齊氏曰：色難，謂其不可以勉強而至，緣飾而能爾。

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對

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

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

其所失而教之，故不同也。語錄：告懿子無違意，思涵潤若其他所告，却就其人所患說。然聖人雖告眾人，若就孟孫身上看，又自是切雖專就一人身上說。若把眾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子游見處高明而工人則踈，故必用敬。子夏守法度，依本子做，故必用愛。觀洒掃應對之論，與博學之說，可見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是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之藥，各濟其病，或問威嚴儼恪

非所以事親乎？曰：太莊太嚴厲了，問如何見子夏直義，曰：觀其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可見孟子亦曰：北宮黝似子夏。○通曰：此章當與上章通看。時俗自謂能養為孝，而此則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時俗以服勞奉養為孝，而此則曰：色難。其言皆為今之人發，而因以厲游夏也。通四章看，又見聖人之言，如化工隨物賦形，如此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

受而無問難也。去聲。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

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淳粹，其

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

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

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
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師姓李諱侗字

愿中號延平先生。語錄默識心融固是他功深力到亦是天資高。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具九分九厘所爭只二厘。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問也。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退省其私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獨知之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為見識之所獨皆是與中庸慎獨之獨同。張氏曰亦足以發其請事斯語之驗與默識心融此於聖人耳順地位雖未幾及而已同是一般趣味矣。馮氏曰夫子之於顏子知之深矣豈待退而察之後知其非愚曰吾與回言終日蓋以此語諸弟子也。意顏子之不違必曰退省其私者夫子故以此解之。致堂胡氏曰夫子久已知顏子之不愚必曰退省其私者以見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謹其獨也。夫子與言終日則言多矣今存者幾惜哉。齊氏曰孔子無行而不與二子顏子亦無行而非孔子之所與者。通曰顏子之資鄰於生知故無難疑答問而自有以知夫子所言之理顏子之學勇於力行故雖燕居獨處而亦足以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隋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時雨化之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

窮者顏子也且不徒發之於人所共見之時而且能發之於己所獨知之地顏子蓋真能發夫子約禮之教而為慎獨之學者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語錄大綱且看這一箇是為善底人是為惡底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

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

語錄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本意以為已事

所當然無所為而為之乃是為己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是意所從來已不善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
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語錄後前說行其所為只是就事上仔細看不如意所從來就他心上看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

馮氏曰按穀梁子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詳於視也易傳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察密於觀矣

安所樂

音洛

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

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語錄中心樂於為善自無厭倦之意則有日進之益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

偽安是大率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不如此終是勉強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其心方安只為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通曰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所由則前之為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者審其所由之善而欲知其安不安也蓋所以既為小人何必復觀其所由既未善何必復察其所安熊氏曰所由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人焉度哉人焉度哉馮於度反度所留反

焉何也度匿也重

平聲

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

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張氏曰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朱子引程子之

言以補本文之意也知言如孟子所謂我知言能知人言之是非窮盡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方能如聖人觀人之法以察人也。洪氏曰此夫子觀人之法聽其言觀眸子人焉度哉此孟子觀人之法孟子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可以自考。通曰觀人如觀玉視其所以視其孰為玉孰為石也石則不復觀其所從來矣惟玉則非特觀其所由而且察其所安者如燒之七日而色澤不變方為良玉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

聞而又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

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

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語錄記問之學溫故而不知新只記得硬本子更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這箇便死殺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此却是知新重。或問尋繹其所已得而每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譬之觀人昨日

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可云者明未至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是有餘也程子晚年言吾二十解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視昔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為得而深求之則見義理之無窮亦將不暇於為師矣○范氏曰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亡○通曰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口耳之學也如無源之死水一索而竭矣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心得之學也源頭活水愈汲愈新足以應無窮之求然夫子曰可以為師爾可者僅可之辭也師豈易為哉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

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語錄君子對小人言底是小底君子得見君子斯可已是

大底君子便是聖人之次者此章是才德出眾之君子德體也才用也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爾○或問人之才具高於氣稟有能不能如何勉強得曰所貴乎成德之君子以其能化其氣質之性爾中庸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此意○子貢瑚璉只廟中可用別處却用不得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黃氏曰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舟之不可為車之類也以人言優為趙魏老不可為滕薛大夫是也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

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通曰集註釋君子不特曰成德而且曰成德之士是當自其學問推之心之虛有以具眾理是其體本無不具也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無不周也為士者格物致知有以充此心之體誠正修齊治平有以擴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局於器者氣質之用小而士君子之不器者學問之功夫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

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

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

而後言者為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饒氏曰君子者成德之人也成德之人凡其所言皆是言其平日所實踐之事非虛言也○通曰言之必行行在言後入德之事也言其所行行在言先成德之事也子貢以成德為問故夫子以成德告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偏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

私爾語錄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周則偏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

已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比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

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

是周若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已必親愛之。君子小人所為不同

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

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對舉而

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上聲之幾平聲也

語錄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與人交際之始決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失了便着去事上看便是舍彼取此○定宇

陳氏曰通書曰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眇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即所謂兩間毫釐之差即所謂幾○通曰古語忠信為周阿黨為比說文兩人為以反

以為以君子小入公私之分晝夜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和同驕泰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

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非學也

語錄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

事道理如何不思這道理則昧而無得只空思索不傍事體察則終不安穩須

是學與思互相發明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纔學其所為便

有行意○熊氏曰思亦學也但後章言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則思自思學自學

學在事思在心合內外之道也○通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擇善知之事

也以力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為習其事是行之事思為求諸心是知

之事至若學而時習之又引程子之言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思又是學習

之事若有不同者要之專言學則學兼知與行則繹思亦是學分學與思則思

字屬知學字屬行中庸五者則學與

行是學之終始問與辨是思之終始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

通志

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

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

排者如何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孰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祛習俗之蔽哉觀子學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見矣○輔氏曰物端為始末為終單言端則可以觀其末矣常言一事一件皆為一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自為一件道理也楊氏以為我為義而非聖人所謂義墨氏以兼愛為仁而非聖人所謂仁所以為異端○饒氏曰異端不可便謂之邪道只是他一偏之說與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不同既是有偏則其末流必須有害乃邪道也故不可攻之攻之愈工則其害愈甚如楊氏為我近於義墨氏兼愛近於仁其初也各是一面道理後來為楊氏之學者只管於為我上求工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為墨氏之學者只管於兼愛上求工雖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故其害遂至於無父無君○真氏曰孔子所拒未知為誰竊謂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說未得肆爾孔子此言必有為而發○胡氏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揚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齊氏曰昔者帝王共論一般話共行一般事此天下所以一家中國所以一人也而後世乃敢以其說背叛於千古聖人之外三代盛時異言異服猶有禁況異端乎其所以壞世教亂倫倫不其甚乎○通曰孔子所謂異端者雖非專指楊墨而言是時楊墨之道未

盛行然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則已有幾於兼愛者矣如微生畝之固荷蕢之徒已有幾於為我者矣曾不百年而楊墨盛行孟子辭而闢之然則夫子之言其為學慮也深矣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

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

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語錄楊墨只是硬恁地做為我兼愛做得來也淡不能惑人佛氏最

有精微動人處初見他說出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欲害人○熊氏曰韓愈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其初不過論緣業以誘愚民而已後來却說心說性雖聰明之士亦為之惑但他起初便錯只如天命之謂性佛氏都做空說了吾儒見得都實所以其言近理其害尤甚不可不力察而明辨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也 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

魯下之野人

子路好勇蓋有疆

聲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

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語錄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

曾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和那箇知處也不知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出求其知是使人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忘於自勉○黃氏曰是知也之語正與是禮也相類每事問疑不知禮也而以為是禮不知為不知疑不知也而以為是知○馮氏曰子路嘗迂子之正名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則子路蓋有知之不至而自以為知者夫子所以提而誨之荀卿曰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蓋出於此○通曰毋自欺是誠意工夫此致知之事也而亦曰毋自欺者固是知至而後意可得而誠然致知亦自不可不誠故程子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也由此而求之亦本程子意程子曰取其不知而不求是終不知也然則內不自欺於心而外又能求於人豈非知之之道乎

○子張學于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于求也祿仕者之俸

通曰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為子張于祿發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

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必之博闕

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上聲者守之約呂氏名大臨字與叔

下同者守之約藍田人○語錄聞是

聞人之言是見人之行然亦有聞而行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看聞亦屬自家言是亦屬自家行處聞見當闕其疑殆然又勿易言言勿行大凡言不謹則見尤於人人既見尤則自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先覺故有悔已既有悔人安得不見尤只是各將較重較多處對說○定宇陳氏曰學不博則無可擇學博矣必須精以擇之則非泛然龐雜之博擇之既精而後所守方可約約字與博字對約字又自精來不精則其約也非切要之約而苟簡之約爾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

失而進之也

語錄此章重處只在言行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着祿說如曰仁樂直鉞在其中皆本為此而反得彼之辭

○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

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

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

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鉞在其中惟理可為

者為之而已矣

通曰夫子之求之子禽之問失在一求字此則子張之爵者也富貴在天無可求之理言行在我有反求之道學者惟當求其在我者而已祿將有不求而自至者故在其中三字政為干之一字發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

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將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

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付義則人心服○謝氏

曰好

去聲

直而惡

去聲

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

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

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語錄若不居敬

如何窮理如何識人為舉直錯之本○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之權哉使公問孰為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必有其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哉○吳氏曰左傳哀十一年魯人以幣召夫子於衛乃歸是時三家四分公室君命蓋不行矣哀公豈為是問邪○通曰居敬窮理是發夫子言外之意譬之於鏡非明不能照物妍醜故以窮理為貴然先有一物在中則又不能照物故必以居敬為大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

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音洛於為善音錄

莊只是一箇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善者舉之不能者便棄之民不能便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吳氏曰康子竊君之柄而專其國廢父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孝於君親矣問政而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國人矣在己者事上恤下皆不盡道乃欲人盡其道於己難矣夫子告之或以是歎○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

去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

有不期而然者矣輔氏曰聖人所言與事凡若此者皆當以此說例之雖大學誠意正心以至治平亦不過如此而已

豈有謀利計功之心於其先哉○通曰觀前章何為則民服之問可見哀公之弱觀此章使之一事可見季氏之強夫子答之之意蓋謂舉錯之權在上而又不失其宜如此何患乎弱人心天理有以觸之自然而應何假之使而後然哉如此則何假乎強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 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吳氏曰夫子在魯不仕其

故有三待賈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史記云季氏強僭離於正道陽貨專政作亂故孔子不仕集註因以為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平子逐君若謂強僭離於正道則季氏數世皆然而夫子何以又仕桓子乎定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家臣陽貨作亂則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

子曰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臣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

兄弟曰友書言君臣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

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

人者故托此以告之要平之至理亦不外是

語錄綫下面有是亦為政

故知不是國政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豈不行於一家
○張氏曰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孝友篤於家則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雖不
為政而為政之道固在是矣或人勉夫子以為政之事夫子告之以為政之道
也○通曰按書君陳本文克施有政但謂施之於國而集註以為施之於家蓋
不以為一家之政則下文是亦為政一句說不去要之
窮則為家之政達則為國與天下之政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軛其

何以行之哉輓五兮反
軛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輶端橫木縛軛音厄以駕牛

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軛輶端上曲鈎衡以駕馬

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語錄

信是言行相顧之謂人若無信如何行得○齊氏曰孔子嘗曰言忠信則蠻貊
之邦行矣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忠信之在前行則見忠信之在

輓蓋無須更離也○通曰此言人而無信不可行又言
民無信不立玩立行二字人可須更毫無虛不以其實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陸氏名元朗
唐蘇州人○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

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

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

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馬氏名融東漢扶
風人○語錄忠是

朴實頭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
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彼時亦無此名後來人見得

如此故命此名也

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

周正建子為天統

語錄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開於丑人生於寅是天地人之始於此故三代即其始處以為

正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

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

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

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

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

此章因字最重所損益亦只是要扶持三綱五常而已如秦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了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

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

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

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

不足則當益無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

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

已矣

齊氏曰所因者出於天所損益者非出於人出於天者天高地下之常也其相為對待者千萬世不能改非出於人者寒暑往來之變也而其相為流轉者千萬世而不窮所謂可知者豈特十世而已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

語錄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祭其先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乎上士庶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皆所謂非其鬼土地之神人家可祭禮云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亦可祭也今人祭其廢廟神

都是非其鬼○馮氏曰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已所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

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語錄此處要兩下並看見義不為固是知之而不能為亦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通曰

諂是邪佞無勇即是無斷通書所謂柔惡者是也

論語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卷第二

朱子集註

後學

胡

炳文

通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三章皆論禮樂之事

馮氏曰前篇論政莫先於禮樂故通前篇末二章皆記禮樂之事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

夫四十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

孰是胡氏曰每佾人數本春秋左氏傳人如佾數本杜預注文每佾八人疏所引服虔之說也季氏以大夫而僭

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

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饒氏曰忍字有

忍有容忍之忍二義皆通而敢忍之義為長故集註以容忍之忍居後○趙氏曰

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是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通曰

前一忍字是桓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一忍字是桓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而言

而下降殺去聲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豪髮僭差

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

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

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黃氏曰范氏說忍字義似主後說而反在謝氏正說之前豈以范氏所言降殺以兩乃全章之意而謝氏特為是可忍也一句發邪

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

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

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

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曰三家之堂非

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

取僭竊之罪語錄八僧只是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只就其事責之雍徹

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引詩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

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詩○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

此章是譏其無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罪其僭

言其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以無禮無我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

皆臣子之分去聲所當為真氏曰子無父母則無此身已因父母而

此爵位已因君而有此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

魯安得獨用天子禮

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

使季氏僭魯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胡氏曰按禮記明堂位篇

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蒙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遠之豈非周公之衰乎○馮氏曰呂不韋春秋記周自平王從魯惠之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皮弁素積而舞大夏此八佾之舞也其後羣公之廟習而用之故子家駒謂昭公曰朱于玉戚以舞夫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也則魯以諸侯僭用天子之樂久矣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為之矣○通曰禮樂重事也周書載成王周公事甚詳成王以桓堂二自命周公且書之豈有以禮樂祭周公而不書者哉若曰平王之賜在魯惠時然其賜晉文以桓堂一自且書之亦豈有禮樂而不書者哉姑存以俟知者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

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語錄人既不仁自與那禮樂不相管攝心既不仁便是都不省了自與禮

樂不相干禮樂須中和溫厚底便行得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便不奈他何

○黃氏曰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人心亡矣於仁之義最親切○輔氏曰仁者心之德不仁則心無其德雖謂之心亡可也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

理則無序而不和吳氏曰先儒皆以和言樂而言禮不同周子云敬云序李氏曰禮

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丘

鏘反千羊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

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李氏名郁字光祖昭武人○語錄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李氏言人此苟非其人

出來安得有序而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須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
全○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不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
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與禮樂之義方備程子無序不
和是說無禮樂之實李氏鐘鼓玉帛是說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
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人子細看○熊氏曰游氏兼禮樂之
體用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李氏專指禮樂之用○通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而人得之以為心者也天高地下是天地自然之禮合同而化是天地自然之
樂天地之禮樂皆天地之仁心流行發見者也人而失其所得於天地之心則
是失其所以為禮樂之本矣
雖有禮樂之具將如之何哉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敬祭文而疑其本之不
在是也故以為問
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曰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則便以儉戚為本又以楊氏禮始諸飲食以證之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
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語錄禮之全體兼文質本末言之○黃氏曰得其本則節文華實皆在其中也○通曰須看在其中三字集註於首篇有子所謂禮與和處則兼本末而曰禮之全體此亦曰禮之全體者蓋得禮之本則雖不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無不在其中也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

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
語錄治田者須

是經學經祀治得無窒礙方可言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則哀戚必不能盡

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

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語錄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延以吉

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儉戚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故曰品節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亦未有儉名儉是對後來奢名之蓋追說爾東坡說忠質受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馮氏曰過猶不及儉與奢均非中制也然儉而後奢儉猶近本而奢則末流也以喪之易戚明禮之奢儉也聖人之言借一明一大抵如此或曰問禮而答及喪禮無大於喪故也○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為不遜儉為固然與其失之奢不若失之固猶為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為小過謂過者小而得者大也○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為是言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爾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

○范氏曰夫祭與

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

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

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

鳥爪反

尊而抔

蒲侯反

飲為之簋

音筮邊

音爵爵

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

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

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

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通曰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末為枝葉枝葉出於本根而亦能託其本根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其末流也必有失禮始於儉而末也則奢喪始於戚而末也則易故曰與曰寧孔子因其末流之失不得已而為反本之論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

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去也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諸

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

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

之不能盡其道爾

定字陳氏曰程子責在下之無若正說也尹氏責在上之不君餘意也諸夏所以異於夷狄以

有君臣上下之分爾今居中國去人倫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鄭氏曰

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疾之

辭有鄙之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辭孰不可忍疾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

斥之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鄙之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痛之也百世

之下誦其言逸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也○通曰尊君之志人孰無之今

於夷狄曰有於中國曰亡痛矣哉上文曰忍曰不仁是無人心矣無人心所以

無人若天理其始滅矣乎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

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時為季氏宰救謂

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

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語錄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其國之山川只級是也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

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

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

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

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馮氏曰此因林放尚禮之時故其言如此此章當移置林放問禮之下蓋夫子嘗以具臣稱冉有之從季氏矣又以非我徒責其為季氏聚斂矣伐顯更又不能諫矣泰山之旅固知其不能救入佞而可忍旅泰山其可諫乎然冉有而不能救孰能救之人事之不可救則又喻之以神理深明是理之不可誣也○通曰林放一魯男子爾猶知厭其禮之末者泰山之神獨不惡其禮之僭者乎夫子為是言豈林放請問之時正季氏旅泰山之時與抑林放因季氏之旅而有

是問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揖遜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胡氏曰大射之

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

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音立飲也胡氏曰卒

射北面揖揖如外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酌奠于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龍袞決拾御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附揖如始外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奠立飲卒解坐奠於豐下與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馮氏曰升外堂下去聲降已也飲勝之者揖不勝者升堂而飲之所謂下也非下堂也

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

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馮氏曰此猶夫

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夫子實未嘗求聞其政而得聞其政藉曰是亦求也則亦異乎人之求之矣君子實未嘗爭射而以勝負為飲藉曰是亦爭也則亦異乎人之爭矣○通曰夫子嘗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射之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已之心勝者亦略無一點喜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是故欲觀君子雍容之氣象當先觀其心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音覓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或問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為絢兮一句夫子所刪也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是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

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

粉也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

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

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工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語錄聖人豈必待學者之言而後有起發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無以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

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

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見記禮器篇苟無其質禮不

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

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

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

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上聲之義

通曰集註釋禮字有極重者有極輕者三綱之常也禮之大體此禮字極重禮文為後此禮字極輕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夏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夏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三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一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

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胡氏曰文獻不

足非全不可考特有關爾○通曰夫子既能言之豈不可筆之於書猶曰無微不信其謹重如此凡二見禮運以為之祀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庸則以為祀不足徵有宋存焉合而觀之蓋雖得夏時坤乾之文雖於末略存焉然其為文獻要皆缺略而不完也故夫子謹之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紆勿鬱丑亮之酒灌地以降神也伯循名匡唐河東人○或問鬱鬱禮家以為釀秬為酒煮鬱鬱金香草和之氣芬而條達也

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

以懈怠而無足觀

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

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輔氏曰儻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

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聖人於人既往之失常有覆護之意方起之病常有拯救之心此天地之心也○通曰聖人不以為不足觀又不曰吾不欲觀讀者當於是得聖人之心焉

○謝氏曰天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

之祀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

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不魯何適魯魯之

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祀宋已如彼考之當

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輔氏曰謝氏蓋併前章通釋之以見此二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

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乎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去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主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去聲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語錄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祖亦自日夕理會至如郊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夫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是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然惟天子

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此尚明得感得何況其他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也○馮氏曰凡稱或人者有所隱避不欲著其名氏不然則微者也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嘗為郊社禘嘗發此語至此復指其掌以示或人也○饒氏曰中庸之義詳而易見不若只以中庸解論語則辭不費而義明○通曰於禘而洞幽明之理者理當無不明矣於禘而極感格之誠者誠當無所不格矣始曰仁孝誠敬之至末獨曰誠仁孝敬皆不可不誠而誠之至者仁孝敬當無不至也集註論之精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間人記孔子祭禮之誠意語錄孔子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竭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之時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語錄神不可見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無有在此心之誠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此誠時方始有此神若無此誠則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不來格也。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輔氏曰禮為虛非言

凡禮皆虛也特指攝祭之禮而言爾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通曰集註於上章曰仁孝誠敬之至末則獨言誠無不格此章引諸家之說既分考與敬言末又獨指誠而言誠字兼心與理不當祭而祭非理之實不與祭而謂已祭非心之實。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

之一夏所祭也。月令孟春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定章陳氏曰夏屬火竈供火爨夏祭主之當夏

之時用夏之事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

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陴

刑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語錄陴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陴非可做好安排故又

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祭五祀皆有尸今無可考但墓祭以家人為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閹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饒氏曰凡在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

莫其必一來享也

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室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

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得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

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語錄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

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天下之至尊至大者莫如這箇道理循循而行便是天稍違於理便是得罪於天則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此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吳氏曰天雖積氣而理寓氣中逆理則得罪於天而禍及之矣。謝氏曰聖人之言

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

亦非所以取禍

真氏曰聖人道大德弘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運不曰媚與竈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如對陽貨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渇然圭角不露既非阿徇又不違忤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於權貴非迎逢苟悅則必激觸使怒雖直言激觸者不失其正然比之聖人氣象猶未免陷於一偏然此非勉強可及苟欲師慕其萬一惟敬以存養使心平氣和則庶乎其可近爾程子謂讀論語者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通曰程子曰天者鬼神之主人不畏天而畏鬼神何也其言不為此章而發而深得此章之言蓋天者理而已媚鬼神將以求福也殊不知說媚之一字便已非理非理則非天矣雖欲求福於鬼神而方且獲罪於天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

郁文盛貌。尹氏曰二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

文而從之

或問聖人固當從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有作意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略略則姦偽愈滋矣。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韶舞則有之矣。通

曰吾從周又曰吾從先進何歟從周者非從周之末從周之初也從先進者周之末而有文質得宜者猶能不失乎周之初者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大

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秦鄉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鄉

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

下沒反

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

少去聲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

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

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

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掌之有司容

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吳氏曰邑大夫稱人春秋書人者

左傳多云大夫如文九年許人是也傳稱新蔡人仲叔于奚亦此例之子少賤稱春秋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他章曰賊夫人之子皆謂父之子也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二子學禮於夫子齊黎彌曰孔某知禮而無勇則夫子以知禮聞可知矣○馮氏曰孰謂微生高直世稱高之直也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世稱夫子之知禮也或者輒稱聖人以鄉人之子而且以不知禮為譏自常人處之其辭必厲否則置之不足以辨也今氣定語和如酬答之常初不較其言之遜傲也夫子之德量弘哉○通曰陳司敗疑昭公之不知禮夫子答之曰知禮或人疑夫子之不知禮夫子問之曰是禮也只此三字其事之敬慎語之謙遜心之和平量之弘大備見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

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

音谷

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

射義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但主於中

去聲下同

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

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

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

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彊上聲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

正今之失

語錄射之本意是也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主於觀德不全

力爾○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為非也但取其中而貫革與不貫革不論也○通曰論語凡言古者皆以正今之失但多是正今之學者用心之失此則

尚今之時用力之失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

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

而行之

胡氏曰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之藏于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

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餼

羊即特牲也必於祖廟者亦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

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已明以後

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為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

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也大抵處事之際有利害有是非主於利害則見物而

不見理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豈初年貨殖之心猶未脫去異

時間性與天道乃能因是而推類以有進歟

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

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

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

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

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

而其質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語錄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所惜

者禮所存者大也。○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僅存者惟正朔此禮蓋甚重也。○定字陳氏曰子貢務貨殖故計及此。○鄭氏曰子貢之意謂四時各有祭廟之禮請朔于廟告焉可也。餼羊不必用也。夫子之意若曰夫禮有以舉之莫敢廢也。告朔用羊其來已久魯之不粟命於天子非一事也。去一餼羊於禮無損然彼固謂先王之禮皆可以隨時而廢之不已遂至正朔之不粟非小故也是所愛者一羊而於禮無所愛也。識慮之遠近於此分矣。○通曰一羊之費甚小而所係者君也親也政令之所由出而綱常之所由正也豈不大哉。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黃氏名舜祖字繼道三山人。○少蘊葉氏曰如拜下之類違眾而從禮宜時人以為諂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

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弘此

亦可見

齊氏曰孔子與弟子學禮於大樹下而宋人伐其樹其亦以為諂與蓋與微生高以為佞同而孔子不深誦之聖人詞氣不迫蓋如

此。○通曰事君盡禮只是本分踐履人以為諂也亦只似平常說話即此可見聖人一行一言未嘗少有過當處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

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

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吳氏曰昭公客死於外季氏奉定公立之是時魯國君臣皆失其道君不能使臣臣

不知事君定公此問亦可謂切矣。○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嚴要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

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若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矣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國人寇讎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通曰謂之使每以勢而不以理故貴子有禮謂之事多以跡而不以心故貴乎盡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胡氏

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詞可以玩味爾詩集傳以關雎為宮中人所作其憂未至於悲怨則不傷其樂未至於沉湎則不淫也因其辭語即可知其性情至於搗之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略可見矣○黃氏曰樂氣盈衰氣鬱盛而過則淫泆故淫鬱而深則哀怨故傷發於天理之公則盈而不淫鬱而不傷發於人欲之私則淫而傷矣○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唯關雎之詩最得性情之正○吳氏曰齊魯韓以為周衰刺詩既不足論毛傳小序又謂樂得淑女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而無傷善之心豈特不知詩其不達論語亦甚矣○熊氏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與此章疑皆孔子晚年反魯正樂之時○通曰集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此則曰有以識性情之正前則指八詩之用而言此則獨指關雎之詩而言蓋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性情之正也如鄭衛之詩興其所見樂過而淫思所未見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正者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集註前後可以參看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

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語錄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

櫟社粉榆社之類○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

豐鎬宜栗○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為主今以石為主非古也戰栗恐懼

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

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平聲○輔氏曰按甘誓曰弗用命戮于社蓋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

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

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

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

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馮氏曰王者立社取木之至堅且久者柏

襲亡國之社則屋之國存則社存國亡則社亡凡言國之存亡者必曰社稷周

人兼存三代之制故存商之亳社而屋之魯哀公四年亳社災當是木燼於火

而公欲求木以植之故有問焉此宰我以三代所植之木為對也○通曰郊以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

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編音偏淺規模卑狹音不能

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

心修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編淺則規

量後因學者有問欲更度為識終定為局其以局有容之義識字尚踈邪一字之精嚴如此學者豈可踈略觀之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度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或問說苑言管

仲築三歸之臺韓非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舊說謂嫁曰歸三歸云者管仲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馮氏曰桓公立仲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左不善吾者入門而右有中門而立者公問焉對曰管子之志可以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仲故樂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以歸民之左右與中故謂之三歸事見說苑

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少蘊葉氏曰管仲之器曰官事無攝諸侯以國言故官不可以

不具大夫以家言則官不必具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音丙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

於門以蔽內外也趙氏曰古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蓋小牖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

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會主

君獻賓賓從兩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於東階上賓於坫取爵洗爵以辭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言深

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

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

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

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

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輔氏曰器大則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而惟義理之是行奢而犯

禮是他裏面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奢侈而無忌○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蘇氏曰

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

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

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

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

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

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

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

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

則不悟其小宜矣蘇氏名軾字子瞻號東坡眉山○齊氏曰器小

凡凡自視欲然況僅以其君伯乎然則孔子何為大其功曰功較之召忽則有餘量較之周公則不足彼為天下幸此為管仲惜爾○馮氏曰齊桓公入國在

魯莊公九年而仲始獲用三桓之僭魯乃在襄昭之世距仲且百餘年仲之僭

奢蓋先諸國之大夫也孔子始稱其字既而氏之又既而兩舉邦君以正之其

不與仲深矣後百年而孟氏又斥之以曾西之所不為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

事業而仲始卑霸圖始陋向微孔孟之論天地之正義或幾乎熄矣○通曰所

以為大學之道者其工夫皆自心上做來其功化皆自天理中流出工夫自

格物而始物無不格理無不知即此便可見其局量非褊淺者朱子所謂充其

心之量者是也功化至平天下而極四方上下各得分願即此乃見其規模非

里狹者朱子所謂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者是也管仲不知有此故三代而後

中國未有所謂霸者而管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管仲塞門

反坫先之春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管仲而不責

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嗚呼余於此深有歎焉管仲之時大學之

書未出也夫子而後亦既有大學之書矣亦未聞有行大學之道者何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
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合與言

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

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

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

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

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

曰繹如也以成

或問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馮氏曰純所
謂八音克諧是已皦所謂無相奪倫是已繹所謂始終

相生是已樂三變爲一成此語太師故言一變始終之節而已。吳氏曰翕樂
之始也純與皦樂之中也繹樂之終也先儒論中庸云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

未復合爲一理與此章論樂略相似樂雖工師所掌而樂意則聖人知之卓矣
○通曰翕從羽如鳥羽之脩然翕合也繹從系如絲之絡繹不斷也皆有合意中

間絕與曠皆有開意合而開開而復合大而陰陽混闢之無窮小而文章操縱
之有法莫不皆然樂三變爲一成易三變爲一畫樂之妙無一不與造化合者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
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

胡氏曰封人周官名掌爲畿封而植
之左氏傳所謂潁谷封人祭封人蕭蕭

封人皆
此類

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
若沮溺之猶介自高矣自言其

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
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明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

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

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

出記
檀弓

木鐸金口木舌施政

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胡氏曰明堂位言振木鐸于朝○齊氏曰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舌春用

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

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

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語錄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夫子恁地這裏也見得儀封人高處前輩

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馮氏曰周衰人君子隱於祿仕如衛之伶官石門之展門皆是也儀之封人一見夫子而知天意之所在視接輿沮

溺之流其賢甚遠其諸聞夫子之語而有得也歟○輔氏曰或曰木鐸所

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

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通曰宰我子貢知足以知聖人從游久而觀感熟也儀封人一見之頃而得於觀感如此

賢知何如集註木鐸兼兩說前謂夫子得位則所謂木鐸者兼政教而言後說夫子失位則所謂木鐸者專指教而言且木鐸如明堂所謂振於朝夫子得位

之象也如道入所謂徇于路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之象也儀封人但曰木鐸政自兼兩意所以集註亦兼兩說輔氏必以前說為長後說為短非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容之

所以美也○胡氏曰美者善之著善者美之實舜紹堯致治武王伐

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胡氏曰韶武各盡其美者蓋韶盡揖讓繼紹之美武

盡發揚蹈厲之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

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語錄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熊氏曰或疑性反與樂不相干蓋樂雖由外作却與自家意思相合德猶形也樂猶影也所謂樂觀其深美以功言故同善以德言故異○程子曰成湯

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

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真氏曰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

論樂則以武為未盡論秦伯文王皆稱其為至德此非貶湯武也惜其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舉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為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無所憚也聖人立言為後世慮至深遠矣
○通曰虞至周鳳之來者凡再一來蕭韶九成之後一不為武王之樂而來先為岐山而來何哉以功則湯武皆征伐得天下者也以德則湯武皆反之也夫子不以湯之樂與韶並言而獨以韶武相形而論之何哉學者可以會於言意之表矣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語錄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依以為觀矣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與泣踴踊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敬哀了却就寬敬哀中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有其他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
○馮氏曰居上謂凡居上者臨喪謂臨他人之喪古者相觀而善凡有所長必觀之以相起發雖聖人亦然故曰吾不欲觀之矣曰其餘不足觀也已況夫於斯三者法度雖舉而泣之也不寬威儀雖備而

行之也不敬賄賂雖厚而弔之也不哀尚何取乎意亦因所見而云非泛辭也
○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體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體都不是更把甚底去看他
○通曰吾何以觀之哉與其何以行之哉句法相須要看看兩以字彼曰人既無信人何所以而行於世此曰人既無本吾何所以而觀其人先儒謂觀根撥而知花品之高下者也斯言雖小可以喻大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馮氏曰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此篇首記論仁故以次論禮樂之後也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為得知處上聲焉於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

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語錄本文之意只是擇居也子引來證擇術又是一意
○饒氏曰此篇記聖人

言仁且先從粗淺處記起擇里雖是粗淺然亦極是緊要鳥之棲止尚知擇地人之居止豈可不知擇鄉
○熊氏曰學而篇言親仁此言處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言居是邦友其士之仁者居養見聞之助薰陶漸染之益皆資於人者也
○通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極有斟酌學而篇曰泛愛眾而親仁集註仁謂仁

者此則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為美矣能擇乎是便是是非之本心擇乎是而不居焉則又失其本心矣況智者知而弗去今知其為里之仁而復去之亦不得謂之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樂音洛 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去聲而必欲得之也

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濫氏曰濫之泛濫淫如

之浸淫久約者為飢寒所迫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久樂者為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窮斯濫矣淫字是富貴具不能淫之淫○吳氏曰約與豐對樂與憂對對舉之互文也不仁者不可一日處聖人之言待人以厚故以久長言之爾○通曰上文擇不處仁則曰失其非之本心此則曰不仁之人失其本心蓋仁義禮智皆仁之本也然仁者一失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不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

不然智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

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語錄仁者之心便是仁智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着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

處是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私意○饒氏曰仁者心與仁為一仁即我我即仁故曰其仁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輔氏曰無適不然而無所往而不安也不易所守所謂知而弗去是也○致堂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

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

精粗之間去聲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

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

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

亂未能無意也饒氏曰他人於此處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此處能理於他處或不能理唯仁者內外遠近精粗無適不

則一利仁則二

語錄朱子再三誦此二句以為上蔡見識直是高諸解中未有及此者

安仁者非顏

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

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吳氏曰易係論語多以仁

智並言樊遲亦再問仁智大抵學問不出知行知注知而仁主行也○齊氏曰前章慮人之昧所處而言其不知以為戒此章欲人審所處而言其知以為勸○通曰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而惟恐失之也嗚呼人之本心一而已矣觀此三者字人品之不一何如是哉安之者不可遽及失之者可為戒矣守之者可為法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

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

語

公正是也

語錄無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不謂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又當於理然惟公而後能正公是箇廣

饒氏曰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

言理而後言事達之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

由心而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

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

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通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獨仁者能之大學末章唯仁人

能愛人能惡人皆須看此能字蓋如大學正心章有所好惡非能也如修身章於其所好惡而辟焉非能也能克己則能知人能知人則能好人能惡人皆能之孰能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

苟誠也

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為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者此章及苟子不欲之類是也

志者心

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

陳氏曰此是君

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

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怨矣

通書解義曰有心悖理為惡無心失理為過○輔氏曰過舉謂或用

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為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熊氏曰語言志有三曰志學曰志道曰志仁仁則直指本心尤親切矣○通曰人心本有善而無惡苟志於仁者誠欲求其本心者也必無為惡之事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或問君子而以非道得富貴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如孔子主我備卿可得之類爾○黃氏曰博奕鬪很奢侈淫肆之類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為水火盜賊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

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語錄富貴不當得而得則害義理故不處貧賤不當得而得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張子韶審富貴安貧賤之說極好審富貴是義安貧賤是命○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葉氏曰富貴不苟處則可以長處樂貧賤不苟去則可以久處約

子曰士有仁者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真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輔氏曰貪字與審字相反厭字與安字相反○吳氏曰上文不去之去與此去仁之去同如人之去此而適彼也下文違仁違即去也古書上下文多互相釋○馮氏曰記云君子者仁之成名其言蓋出於此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

舍之間而已也語錄杜預謂草次之期謂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謂過信為次亦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苟且時暫處非如大賓大祭之時顛沛如曾子易簣之時○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

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遠是也而有益於外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遺闕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差○齊氏曰富貴貧賤孔子非對言也人欲去貧賤則必思欲處富貴而不處於仁也故君子寧不去貧賤而忍去仁仁者人也去仁則非人矣方且流於禽獸而何足以成君子之名哉造次顛沛猶不去仁則其不去貧賤也可知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故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蓋不特不去貧賤且不知其為貧賤也○通曰欲富貴惡貧賤人無異乎君子審富貴安貧賤君子獨異乎眾人之本心何嘗有異衆人去之君子存之而已然必富貴貧賤不能動其心然後造次顛沛不至失其心造次顛沛此心常不失則言貴貧賤此心愈不動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語錄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解之曰我意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非略略地知好惡底好仁者如好好色惡不仁者如惡臭臭好色皆是已身上事非是專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好仁惡不仁之人地位儘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用力蓋惡不仁者終是兩件好仁者却渾淪了○永嘉陳氏曰性各有重顏子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然好仁意思勝如惡不仁孟子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然惡不仁意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就○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饒氏曰惡不仁者之於仁比之好仁者尚隔一雷

是仁惡不仁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為仁故曰其為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是何也以其惡之深不使不仁之事力其其身也故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

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

已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也

至之亦易也

之矣我未之見也

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

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

偶未之見耳蓋不致終以為易而又欺人之莫肯用

力於仁也語錄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

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久於學者苟能

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人

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惜之也

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之難得次言用力者之難得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亦難得也語意反覆無非欲學者因是以自警而用其力焉爾○氏曰好仁則不必惡不仁而仁自至不仁自遠此其上也惡不仁則知所以遠不仁矣必不容有不仁之事及于其身而所為必仁亦可上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思其上者不可得又思其次也好仁惡不仁利行之事用力於仁勉行之事聖門如冉有自謂力不足而自畫則勉行者亦寡矣此夫子所以反覆甚歎為仁者之難得也○通曰好仁惡不仁者即上文所謂知者利仁也有能一日用其力者即上文所謂苟志於仁者也利仁者我未之見能志於仁者我亦未之見此固聖人所深歎也然謂人不用力不謂人之無力謂我未見而不謂我莫之見聖人之勉學者何切而待學者何厚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

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

語錄君子過於厚與愛雖然是過然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忍則仁之血脉已斷

絕謂之仁可乎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伊川止是舉一隅爾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然亦不止此但就此等

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自可識或問劉氏云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乃是所以為仁也○輔氏曰此章但謂仁者之過若不仁之過又何觀哉

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蔡氏曰細玩聖經渾涵弘博但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而厚薄愛忍自無不包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觀自無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矣 吳氏曰

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

是也後漢吳祐為膠東侯相魯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促歸服罪性慚懼詣問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

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

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

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通曰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無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小人心已亡矣又何觀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

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

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

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

可乎

陳氏曰此間非謂耳聞謂心悟也即程子所謂一日融會處為學若不見此境雖皓首窮經亦枉過一生若已到此境雖死無憾亦不虛了一生非是聞道之人必要夕死但苟得聞道雖死亦可無憾深言學者貴早聞道爾○馮氏曰人不知道有愧於生道罕得聞人無不死使誠聞道雖死何憾

曰可矣非謂必至於死也。○王氏曰所重在聞道不在夕死。○黃氏曰所謂聞道亦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此所謂物無不格理無不通之謂也。○齊氏曰子貢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必如曾子之唯而後能聞爾。○胡氏曰夫子但以夕死為可而今兼生順言之者惟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朝有所聞必不肯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生既能順則雖死可也。○通曰集註生順死安本張子西銘生吾順事沒吾寧也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以下多少說話方說到此二句此朝聞道三字不可草草看過如何是道人之所以為人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

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

乎外何足與議也。語錄志於仁無惡志於道而猶有此者仁是切身底道理道則說得宏闊

段安與求飽者以適

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而已。○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此。○甲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王氏曰未字見聖人待人寬厚處兩何足字是先儒鞭迫緊切處。○通曰既謂之士矣而猶識趣之卑陋如此其視大得深而見誘之小內重而見外之輕者豈非超然有道之士哉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左傳僖公二年晉士為賦曰狐裘蒙茸一

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

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平聲於猖狂自恣

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往而能應變而卒

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

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語錄聖人不說道可不說道不可

可但看義如何爾佛老則皆不睹是我要道可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輔氏曰大抵無適無莫而不主於義則猖狂妄行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則步步着實自然無倚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此是活句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也。王氏曰聖人絕四皆由義出君子無適無莫求合於義。馮氏曰夫子周流列國而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其道蓋如此。通曰集註引謝氏之說分別聖人與佛老之學蓋無適無莫佛老亦與聖人相似惟義所在聖人實與佛老不同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

上聲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

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音洛善惡鳥故反不善所

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語錄君子常思量苦底小人常思量甜底。或問懷德之

君子不待懷利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遂利貪得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淺深矣。饒氏曰或問此章君子小人所懷不同與周比和同相反者無異否曰懷土懷惠固皆是為利然與那為惡底小人又似少異但用心既殊則其終亦必至於相反。通曰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多此則獨指其所懷者言之懷集註曰思念也曰趣向不同也蓋他章多指其所為者言此章獨指其所思者言所為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孔氏名安國西漢人。程子曰欲利

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通曰夫子以邦家無怨為行怨之驗利己害人皆由存心之不恕件件不恕則件件要利

所以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

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

而況於為國乎

王氏曰讓以心言故曰讓者禮之實。○覺軒蔡氏曰集註言讓者禮之實又言禮文雖具實字與文字相對發

於辭讓之心而見於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者禮之實也從事乎繁文末節而形於跪拜俯伏者特禮之文爾以禮之實為國則一國興讓其為國也何有若徒從事乎繁文末節之問亦為而已其如禮何哉。○饒氏曰孟子告梁王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謂萬取千取百不奪不厭此正是不讓處如何為國夫子是以春秋戰國之時禮文雖在然陪臣僭大夫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故有為而言。○通曰能字亦緊要行禮非難讓為難能讓為尤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故書首稱堯為克讓讓則禮之實能則實於讓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黃氏曰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

憾矣求諸人而在我有不足祇自愧而已。○通曰此一求字只可施之吾之身心身心之外如名譽富貴無一可求者求無益於得也故程子斷此章曰求其

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

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而泛應曲當去聲用各不

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

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

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語錄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未唯之先他只是見得一事一理及唯之後千萬箇道理只是一理。○胡氏曰此一章之大指也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即體貫即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

子出問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
 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
 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
 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
 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去聲曉也語錄夫子言一貫實曾子言忠恕
 子思言小德大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
 是一箇渾渾淪淪真實底流行貫注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假借來說貼出一
 貫底道理要之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一
 箇着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乃是忠恕正名正位忠在聖人是誠恕在聖人是
 仁仁與誠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少一箇不得蓋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
 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

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語錄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

在天道言之一本則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
 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所得而生一箇自是一箇模樣
 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灑掃應對之不同
 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自是
 一箇道理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出周禮注疏○通
 作六節看朱子之言分三節程子之言亦分二節朱子第一節發明一貫聖人
 之心渾然一理是一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是貫第二節發明忠恕渾然一理譬
 則天地之至誠無息泛應曲當譬則萬物之各得其所不言忠而言至誠無息
 即天地之忠不言恕而言萬物各得其所即天地之恕雖曾子借學者盡已推
 己之目以著明之而其無待於盡無待於推者固如此也第三節發明忠恕與
 一貫至誠無息是忠萬殊之所以一本是一萬物各得其所是恕一本之所以
 萬殊是貫其曰至誠無息萬殊一本即下文程子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
 也而此則不露出一忠字其曰萬物各得其所一本萬殊即下文程子所謂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而此則不露出一恕字在夫子為一在曾子為忠而集
 註以為誠集註意謂曾子姑借忠恕以形容一貫而其一以貫之實必即天地
 萬物而可見也朱子之用意深矣又恐學者
 者失之高遠故引程子之說於後詳焉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

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

語錄以己是自然流出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太極自然

流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聖人心上自然流出與天地一般推己便有轉折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

忠恕一以貫

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

語錄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者所以謂之天

道忠是自然恕是隨事應接略假人為所以有天之辨此天却是與人對之天若言動以天天即理之自然○永嘉陳氏曰忠恕以體用言其體無妄故言天其用推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

語錄只是一箇忠做出千百箇恕

在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着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一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一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永嘉陳氏曰如木根上一箇生意是忠只是這一箇生意流行貫注於千枝萬葉便是恕忠者體恕者用大本

達道也

陳氏曰中庸中之為大本是專指未發處言之此以忠為大本則只是借四字言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黃氏曰既忠恕此獨言動以天者忠天道恕人道學者之忠恕皆人聖人之忠恕皆天○語錄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皆是自然曾子唯借學者之事而言其

所以異者只是動以天爾蓋於忠上全盡了不待推而自然及物如所謂以己及物仁也程子第一段數句乃動以天爾推己及物違道不遠則動以人爾

又曰維天之命於

音穆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語錄此不待盡而忠不待推而恕也○陳氏曰曾子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程子借天地以明忠恕是將一貫提起說

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

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

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語錄忠恕名義自合依違道不遠乃掠下教人之意欲學者下學于

忠恕而上達乎道也曾子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是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饒氏曰程子先言仁恕之別且教人識得恕字之本義然後言一以貫之之忠恕與違道不遠之忠恕不同○王氏曰朱子之說是言一貫而忠恕在其中程子之說是言忠恕而一貫在其中朱子於夫子之意詳程子於曾子之意詳程子言以己及物一向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爾○通曰程子之言亦當分作三節看

第一節是論聖人之忠恕然此一節中又自要分作兩節一節是專言恕一節是兼言忠恕專言恕則以己及物仁也言聖人之仁即所以為聖人之恕不待於推者也推己及物恕也却是學者之恕必待於推者也上文提出一誠字以見聖人之忠此又提出一仁字以見聖人之恕兼言忠恕忠是天道真實無妄恕是人道所以行乎忠忠是體大本也恕是用達道也皆自然而然而者也前舉中庸違道不遠言中庸之恕是推己及物非是以己及物後又言與違道不遠異者言中庸之忠恕是動以人而非動以天分明是說論語忠恕與中庸忠恕不同也第二節是論天地之忠恕曾子是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似程子則印天地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真第三節論學者之忠恕蓋中庸所謂違道不遠專為學者言也本只是下學之事未說到上達因論語之一貫而下學忠恕所以達聖人之貫也大抵不說出天地之忠恕則人以一貫為淺近而忽聖人之道以為易不說歸學者之忠恕則人以一貫為高虛而畏聖人之道以為難此程子朱子教人之深意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陳氏曰天理所宜者只是當然而無所為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為而然也○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

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

去聲○語錄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

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陸氏曰學者於己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習所習由其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王氏曰程子說篤好在喻後象山說志習在喻先

舍上聲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

所惡去聲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

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通曰上文懷字以君子小人所思而言此喻字

以君子小人所見而言君子於義上見得熟故其所見日進乎高明而謂之上達小人於利上見得熟故其所見日究乎汗下而謂之下達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

○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

美其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南升鄭氏曰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

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我何以不若人必須猛勇
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沒所以至此必
須惕然省察恐己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為小人之歸○通曰學者
要知人又要反己知人則善惡都要審過反己只從善一路去懼當如其善而
懼不可如
其不善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坊記曰微諫不倦所

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

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比自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己意也見志不從又

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語錄又敬不違

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母於無過之地見父母之一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

不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遂至觸其怒者亦非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

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

起孝也語錄勞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通曰為好參看前曰色難此曰幾諫亦色難也蓋必孝子之有深愛者雖諫之際亦有愉色婉容也前章說不敬此章說又敬敬一也而微有不同前就養上說敬此就諫上說敬諫而諭之於道又敬之大者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

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

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

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

為心則孝矣

胡氏曰遠遊特事之至近者爾惟能即是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為矣范氏之說深得其旨○吳氏曰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禮記此類或古有是語或放論語言之○通曰此章當與孟武伯問孝章參看兩章皆曰以父母之心為心夫人子之遊當以父母之心為心而況凡所以守其身者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胡氏曰謂念念在此而不忘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

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語錄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又懼其來日之無多註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却是兩事○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首意深切○通曰人生百年曰期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姑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尤可喜也而期者僅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政自有可懼者存焉揚子雲曰不可

得而又者事親之謂也故孝子受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

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去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

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

唯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

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去聲矣語錄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恥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

十分矣范氏說最好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及此馮氏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在一所不知恥之○齊氏曰出於口易有餘行於身易不足故聖門教人以忠信忠則盡已而不患於不及信則以實而不患其太深○通曰古人躬行如其議論今人議論浮於躬行無他古人有恥今人無恥爾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

失非止謂儉約也

語錄約有收斂着實近裏之意非徒簡而已○魏氏曰約與放正相反約則守於規矩之中放則違

乎規矩之外天理有則而不流人欲橫流而不止故以約失之者少○吳氏曰天下之理奢不如儉煩不如簡放肆不如檢制○通曰不侈然以自放先要此心不放則言與行皆不敢放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

去聲

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馮氏曰訥於言言之不出也敏於行

取躬之不逮也○吳氏曰欲猶言其用意也有德者用意能如此學者用意當如此○饒氏曰此即矯輕警惰之法○通曰學者行與言每不相顧君子之於言行敬與訥特相反矯學者之弊也○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冒

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以其類

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語錄德不孤與易不同此但言有德者聲氣相求自不孤立故必有鄰易中說內直外方

皆是德故不孤○通曰德者人心同得之理故有德必有鄰決無獨立之理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

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而聽者厭矣是

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

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通曰集註所引煩瀆

本易瀆則不吐瀆蒙也蓋蒙而不能信受告之而為煩瀆亦徒取彼之慢瀆而已

